



“东周时期的洛阳与苏州”特展在苏州博物馆开展

近日,由苏州博物馆、洛阳博物馆主办,洛阳市考古研究院、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协办的“东周时期的洛阳与苏州”特展在苏州博物馆本馆开展。展览将持续至今年10月。

此次特展聚焦东周时期,依托洛阳与苏州两地历年考古发现与最新研究成果,精心遴选200余件(套)文物,涵盖青铜礼乐器、铁器、车马器、建筑构件、金属货币等多种类别。

展览以洛阳和苏州出土的吴王夫差剑为引,通过“踏墟寻城”“朝周问礼”“兴兵征伐”“万殊归一”四大主题,聚焦东周王室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内容,系统梳理中原与吴地之间互动共生的发展脉络,展示东周时期中原与吴地间的文明交融,再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的历史进程,让观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西行求法话玄奘



死里逃生

□沙宇飞

玄奘看到佛影后走出了瞿波罗龙王石窟。刚到洞口,随行的5个强盗便抽出了腰刀,把玄奘吓了一跳。只见那5个人用石头砸断了腰刀,然后恭请玄奘授戒,誓要重新做人。玄奘大喜,为他们授了戒,5个人心满意足地走了。

玄奘追上了原来的随从,朝东南方向继续前行。一路艰辛,来到了西域的迦湿弥罗国。在这里,玄奘受到了国王的热情款待,遇到了他西行以来第一位真正的老师——僧胜。

僧胜思想高深,才睿神茂,而且爱贤重士,诲人不倦,在迦湿弥罗国拥有极高的声望。僧胜年齿古稀,精力不足,可自从与玄奘相识,像俞伯牙遇到钟子期,立马精神倍增。两人从日出谈到日落,又掌灯彻夜长谈。玄奘虚心求教,僧胜倾心相授。玄奘悟性极高,特别是在深奥微妙处,领会得尤其透彻,这让僧胜尤为惊叹。玄奘在迦湿弥罗国学习了两年时间。

玄奘离开迦湿弥罗国,又西南行,到了磻迦国。其地方圆万里,大致相当于今巴基斯坦旁遮普一带,东据毗播舍河,西临信度河,土壤肥沃,盛产稻稷、宿麦、金、银、铜、铁等矿产亦为丰富。但该国风俗暴恶,玄奘于其多舛的西行之路上,又一次差点丧命。

在磻迦国东边有一片森林。玄奘他们进了林子没多久,闯出50多个强盗,将玄奘他们的财物一抢而空。玄奘觉得应该放行了吧,可想得简单了。这帮强盗人狠心黑,不仅劫财还要害命,竟拿着钢刀将他们驱赶到大路南边一个长满半人高杂草的干涸水坑,准备屠杀后就地掩埋。

此时,玄奘真要感谢远在高昌国的异姓兄弟鞠文泰了——有一个当初被鞠文泰委派伴随玄奘出行的小和尚很机灵!他见池子的南边有一个被杂草半遮半掩的干枯了的水洞通到外边,洞口虽小,但能容下一人通过,就赶紧回手一把拽住玄奘的袖子,一前一后猫腰钻了出去。他俩灰头土脸,连滚带爬地往东南方向跑了二三里,遇到了一个正在田里牵牛耕地的农夫。玄奘弯腰将手撑在膝盖上,呼哧带喘地往身后指着那片林子,告诉那人说:“有强盗!快救人!”农夫闻听大吃一惊,随即拿出一个白色海螺,冲着村里乌拉乌拉地吹。村里也马上响起了皮鼓声。不一会儿,从村里跑出80多个人,手里拿着木棒、锄头、镰刀,呼喊着跑向那个水坑。

强盗让水坑里的僧侣们排成一行跪下,一个刽子手往刀刃上吐了口吐沫,忽地一声,举起来就砍!突然,远处传来了海螺和皮鼓声!强盗们诧异不已,拨开草从探头一看,可不得了!只见一帮手拿农具的人正向他们跑来,当即便吓得一哄而散。

玄奘给众人都松了绑。那些人死而复生,后怕不已,一个个面如土色,蹲在地上哭泣不止。可玄奘此时倒面无戚容,乐呵呵的十分坦然。小和尚问道:“法师遭此一劫,为何不忧反笑呢?”玄奘说:“活者所贵,贵在性命。性命尚在,余何所忧?况其区区财物,何足吝惜?”可见玄奘心胸之豁达。

玄奘在磻迦国大难不死,是否必有后福呢?不然。当他们西行到阿踰陀国,也就是印度北方邦法扎巴德县时,在一条大河上,遇到了更为凶险的事。

日报云阅读



扫码阅读本栏目已刊发文章

太学文脉与衣冠南渡

暑假期间,“博物馆热”持续升温。在洛阳博物馆,一块静静陈列在展室的石头,不时吸引游人驻足。石头冷硬,字藏深意,它就是曾矗立在洛阳太学的熹平石经残碑。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了解太学文脉与衣冠南渡之间的渊源。

洛阳客家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于春斌介绍,“衣冠南渡”一词,出自唐史学家刘知几《史通》中的《邑里》篇,原仅指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大批中原士族为躲避游牧部落入侵纷纷南下,后来逐渐指人们避乱南方,落地生根,并将由汉族承载的中原文明传播至南方的现象。

“衣冠本指衣服、帽子等用以遮体之物,古代士以上阶层的人

能戴冠,魏晋时期朝廷官员及文人雅士多以峨冠博带为装束,以突显自己的学识与地位。”于春斌说,因此“衣冠”一词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代称中原政权和中原文明。

文明的传承离不开教育,太学就是当时全国最高教育机构。洛阳太学遗址位于今洛龙区佃庄镇太学村,这个村子也因此而得名。

太学始建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位于当时的都城长安。东汉时期,刘秀在他当上皇帝的第五年,在“宫室未饰,干戈未休”的情况下,就拍板决定,由政府投资,重新组建洛阳太学,设五经博士,传授儒家经典。

当时,儒学经典都是靠人工

传抄的,撰抄者笔误、理解错误等因素,造成太学生们手里的书本都与原文有出入。太学生们又因为师承不同,对儒学经典的见解也各有不同。

熹平四年,即公元175年,汉灵帝为刊正经书文字,下令校正儒家经典著作,派蔡邕等人把儒家七经(《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抄刻成石书,历时8年,刻成46块石碑立于太学,也即开篇提到的熹平石经。石经是用隶书一体写成的,字体方正直、中规中矩,故也称“一体石经”。

“熹平石经是中国最早的官方石刻教科书,在中国教育史及书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于春斌看

来,文字是文明传承的根本,而石碑就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强大载体。

据史料记载,石碑落成之时,其观视摹写者,车乘日千余辆,填满大街小巷。宋苏轼曾赞誉曰:“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嘘枯吹生。”当时生气勃勃的盎然景象被表达得淋漓尽致。

历经历史沧桑,如今熹平石经的残碑、残片,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博物馆中,一片一块、一字一句都见证了当时文化的繁盛。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滋养下,客家先民在南下过程中将中原文化带到南方,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传播,使得“永嘉之乱”后断裂于中原的魏晋文化传统在异地蓬勃而起。

洛报融媒记者 郭飞飞



“周公恐惧流言曰”背后的故事

□张星星

历代咏颂周公历史功绩的诗歌众多,其中不乏赞美其虽处流言之中仍忠心不改的。唐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诗《放言》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诗句在极富理趣之中为我们展现了周公摄政、四国流言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牧野之战大获全胜后不久,武王薨逝,其子姬诵继位,是为成王。因成王年幼,周朝天下初定,周公临危受命,肩负起代成王执政的重任。由于周初的继承制尚未完全确立,加之“兄终弟及”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周公摄政当国,召公心中不悦,管叔也有觊觎王位的野心。因此,一时流言四起,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欲篡位夺权,王位争夺战暗流涌动。而纣王之子武庚则把武王之死看作是复辟的绝佳时机,大有山

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内有太公之疑、召公不悦,外有管蔡之流言,武庚、淮夷徐戎之乱,周政权处于“风雨所漂摇,予唯音哓哓”般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中的周王室。周公忧心忡忡,但又临危不惧,处变不惊,先是作《君奭》一文以说服太公望、召公奭。据《史记·鲁周公世家第三》载:“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周公阐明自己辅佐成王是出于稳定周初政权这一考虑,以稳固三王打下的根基。召公读后,疑虑骤消。于是,周公、召公兄弟内安共济,外抚诸侯。

但遗憾的是,管叔、蔡叔还是举起了叛周的大旗。面对三叔、武庚

及东方夷族共同作乱的复杂形势,周公又作《鸛鸣》(今存于《诗经·邶风》中)一诗赠成王,以表明心迹。诗中有云:“鸛鸣鸛鸣,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此诗以寓言的形式,借鸛鸣之口表达了自己艰难守护王业的良苦用心。可惜,流言并没有因周公东征凯旋而消失,成王在读完《鸛鸣》后也未消除对周公的怀疑。直至“秋未获,暴风雷,禾尽偃,大木斯拔”,朝堂上下一片恐慌。在那个人们信奉万物皆灵、超自然力量无处不在的世界里,天空中的惊雷、夜幕下的闪电等都会引起先民们情绪的波动和心理的恐惧,更何况先民靠天吃饭,自然对天有一种敬畏感,认为天意与人事是交感相应的,灾难是天帝警示的预兆,上天动怒预示着人事的异常。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成王开启“金縢”之书,才知周公的忠心是丝毫不用怀疑的。

“金縢”即用金质丝带捆束的卜

兆之书,其背后也有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武王伐纣灭商后不久,忽然生了大病,周公决心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向祖先太王、王季、文王进行祷告,愿以身代武王死。占卜得到吉兆后,周公将写有祷词的简策藏在用“金縢”捆束的匣子中,并告诫保管的人要做到秘而不宣。祷告、占卜后的第二天,武王的病果真有了好转。这种占卜以求吉兆的行为在今天看来缺乏科学性,但在三千多年前的周代,人们对鬼神、先祖有着十分虔诚的信仰,因而,在武王病危之际,周公向三王祷告,愿以身代武王死,在朴素中可见其忠心。假使在管蔡流言盛行之际,周公便一病而亡;假使成王始终未知“金縢”之书的所在,那么历史上周公的形象很有可能就与现在人们熟知的形象大相径庭了。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身处流言之中的周公并没有因此被打倒,陷入被众人猜疑的沼泽地,就在这丹心如故,握发吐哺之中,其所开创的封藩建卫、礼乐文化等制度为西周时期的“成康之治”奠定了坚实基础,甚至对后世影响深远。

建设书香社会 公益广告

书中天地大 阅读滋味长
书香飘万家 陶冶你我他

洛阳日报报业集团 宣